

江 音 著

风流世家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风 流 世 家

江 音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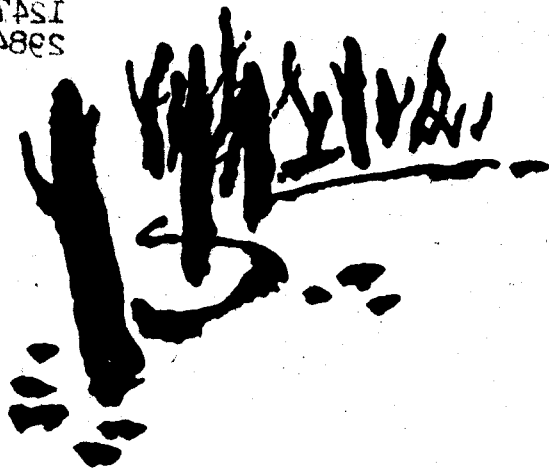
张家口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351千字
1988年 5月第1版 1988年 5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2200册

●
ISBN 7-5059-028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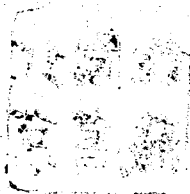
I·166 定价：2.70元

2.74SI
48CS



FENG LIU SHI JIA

80508



第一章

雅鲁河穿过莽莽大兴安岭泻入龙江时，水色依然净净纯纯，水势依然疯涌狂突，搅得河北岸石鹤山镇的老百姓愈加烦躁，愈加想要豁出性命让日本鬼子的血也流进这雅鲁河里。

打从1932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有日本军官太山野郎和天皇裕仁的舅舅三十八郎等八人乘坐的日本军用飞机被击落在离石鹤山镇北不到百里的金山堡；打从年冬马占山和抗日义勇军总司令苏炳文败走龙江和呼伦贝尔而进入苏联之后，日本鬼子对这一带血洗过几次。只是日本人也知道没有任何的血腥屠杀能杀绝中国人！就在这经历几次血洗的地方人们暗中传说：八路过来了！而且把八路称为神出鬼没、刀枪不入的天兵天将。开头人们把兴趣集中到传说中的具有演义色彩的故事上，后来渐渐地连敌人的报纸都登出了“八路骚扰”的消息，而且有好些人亲眼看到警察署被袭击，警察所被缴械，日本鬼子的军车被炸翻，军火库大火，炮楼子夜里飞上了天……人们向苍天，向苍山，向苍老的土地虔诚地祷祝：伟大的民族魂显圣了！

石鹤山镇是个小镇，七百多户，五千来人。南去五里便是雅鲁河，北去不到半里是远近闻名的石鹤山。山峰的突兀处立有鹤状巨石。在久远的传说里：从鹤乡飞来群鹤，不料突遇空中雷电击散了鹤群，只有一只凶猛顽强的仙鹤和雷电搏斗，当雷电停止时，它独立高峰寻视它的伙伴，然而哪儿还有伙伴的踪影！它等

待着，直到大雪纷飞的时候，它披着一身厚雪，僵立在山峰之上，它变成洁白的石头，仍在默默等待着伙伴的归来……

石鹤山小镇虽说地面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守着火车线，就比穷乡僻壤的荒凉村落有生气得多，就说雅鲁河南岸十五里的尚家店，论地面论人口都比石鹤山有优势，但尚家店离开石鹤山就很难喘气，连北面偌大的甘南县也把石鹤山当作知己。为什么？这儿有火车！

方圆几十里南来北往的，没有不在这儿落脚的，如此这般，小镇生意兴隆，逢年过节，土路上的人群也是熙熙攘攘的。各行各业几乎应有尽有，连鸦片专卖所和妓院也各有自己的领地，还明码实价呢。

不过这小镇上蔓延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神秘中的紧张，紧张中的神秘。这是因为无论是北面的甘南，南面的尚家店，东面的龙江，西边的雅尔根楚，连小镇在内都有抗联队伍的出现，而且人们知道得比较具体，活动在这一带的是抗联第三支队，它的领导人叫王明贵……

日本人承认这个现实。不仅增添了警察署的人员，还调来数字不详的日满协和军；关东军小分队和日本宪兵偶尔也在街上出现。人们有种预感：这小镇要出事了……

小镇上有家普爱医院，开这所医院的是徐亭轩老先生。他的家族和个人来历，这镇上无人知晓。日俄战争之后，在东三省的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他携家眷来到这里定居，他说这儿依山临水，有多大的天灾也绝不了人们的活路。他从三十岁时来到小镇，几十年来以他的善心和高超的医道赢得了远近几百里的穷户富商的敬重。人们有了难处想求他伸伸手，人们有喜事儿赶忙向他说一声。日久天长，他和这山这水这乡镇人民血肉相连了。

从经济观点上看，当时的乡绅富户地主大贾的生活条件也不如老先生优越，至于遇事而支付现金的能力更是他们远远不及；

又由于老先生早年留日，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这小镇上的日本人对他也另眼看待，至于警察署和镇公所等办官事儿的也多有求他的，确实不敢冒犯。老先生偶尔被请去打几圈麻将，输了如数付给，赢了一文不拿。当然也有日本人或本镇头面人物让他去陪着吃花酒，逛柳巷，老先生明白是让他为他们的玩乐掏票子罢了。

徐亭轩的老伴儿刘玉惠为他生了六个儿女，长子徐士华，次子徐士中，长女徐曼文，二女徐曼怡，三女徐曼春，四女徐曼冬。

使老先生日思夜想的，一是长女徐曼文，她在日本帝国歌剧院当演员，她是唱花腔的，主演过很多欧洲著名歌剧，她丈夫福田次郎是日本著名的青年钢琴演奏家，他们有一双儿女，他们一直生活在日本；一是二女儿徐曼怡，她毕业于北大医学院，她的丈夫孟昌是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婚后一年，抗战爆发了，他们带着“一二·九”运动留给他们的记忆、勇气和一种远远比救死扶伤更为严重的职责，带着不满周岁的乳婴进入太行山了。从那以后，关于曼怡的消息就完全中断了。老先生却令家人谁也不要提曼怡，就当这个家族里根本没有她。每到中秋，小女儿曼冬便发现父亲整衣净面，悄悄登上石鹤山，翘首仰望西北，祝愿太行山的儿女们高歌沙场，百战百胜。

现在小镇上浮动骚乱的人心预示着风暴的来临，这气息老先生早已闻到，只是装出木木然然的样子，让人觉得他的整个心都贴在病患者身上。但他的心却平静不下来。晚饭后他走到街东端那儿，望着落日的余辉在那些俄国式高脊铁瓦的建筑物渐渐消失，闪着银色寒光的两条钢轨从远处延伸过来，运着木材的列车从兴安岭钻出来，从小镇上飞驰东去，只留下轧轧声。老先生心里颤了一下，这木材要东渡日本吧？兴安岭的森林难道是日本的么？他看看自己站的地方，他刚到时，这儿是一片蒿草芒棵，时令几转，时兴露天市场。小镇确实难有个合适的地方，便把这里

蒿草芒棵锄尽烧光，又经过各类小贩的不停顿地开辟和扩展，居然有小广场的模样了。每年冬天，所有露天市场都关闭了，临时搭设的伞状棚铺和一些席泥小屋都拆走以后，老先生花些钱请些短工把这里修整平平，逐水结冰，成为小镇的冰场，给青少年带来欢乐。从此这儿也再没有人跑到五里外的雅鲁河去溜冰，也没有再发生掉进冰窟窿里丧生的事件。

这个小镇他是太熟悉了，夸大些说，这个小镇子有多少老树他几乎也能说个差不离儿。他亲眼看到俄国人在车站右侧的一棵老古槐旁边修建了一座式样相当拙笨而质地粗糙的水塔，只是他看到了俄国人用圆木四面交插所盖的很别致的木屋（市称木隔楞），他才发现俄国人古老的智慧。他也亲眼看见十月革命后，一些俄国贵族和反动的哥萨克被本国驱出而涌进东北境内的十分懊丧而又狼狈不堪的景象……

不久日本人来到小镇，各种统治机构也逐一建成，他们开始了残酷的镇压。老先生准备了一个很厚的本子，上面详细地记载了谁谁家有人被杀，女人被奸，谁谁家房屋被烧，土地被霸占，这所有种种罪行都是谁干的？他都尽最大可能记录得准确，时间，地点，人名。他心里说，这本帐是迟早要算清的，谁能代表中华民族，我将向他跪拜九叩，尔后呈交这本血淋淋的帐……

二

大雪。刀风。光秃秃的树，硬楞楞的地，鼓绷绷的冰。地上所有的立体物被猛烈的暴风雪倾斜着，被风雪推进了极单调的吱吱呀呀的声响里。气温以零下四十度迎来了1936年最后一个夜晚。

暴风雪愈来愈猛烈，小镇被暴风雪折磨的摇摇晃晃，连平常的夜里不断的狗叫声这会儿也听不到了，有着四面玻璃罩的点煤油的路灯早给扑熄了，即使没上护窗板的窗户也让鹅毛雪封严，泄不出一丝光亮来，小镇黑死了。

刘玉惠的表侄冯大千听到门铃声，眼神一定，侧耳辨音，约摸过了个点烟功夫，这个三十不到血气方刚的山东大汉才走到门那儿，几声细问，他给开了门，一个穿着大氅的人走进来，由于脸上挂满了冰霜，既看不出年纪大小，也看不清眉眼长像，来人只声称有要事要亲见徐亭轩博士，手里拎着个有八寸宽的皮箱。

普爱医院的客厅。冯大千捅捅火炉，填进几块木片子，霎时响起爆裂声，火苗随着窜跳着，呼呼地燃烧起来。

等徐亭轩走进客厅，一见来人是个年轻人，生得眉清目秀，也不过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他心里有些蹊跷：可是哪方人士呢？

年轻人觉察出他的心理，自我介绍说，我叫尹剑，奉命来为您祝寿的。有人告诉我们政委，您于1881年12月28日生。因路程难行，我来迟了三天，请您厚谅。说罢从水獭帽里层取出一封信交给徐亭轩老先生。

信中写道：

徐亭轩博士大鉴：

欣逢博士55岁寿辰，特派我队特务连连长尹剑同志送去微薄寿礼，请收下我队干部战士的心意。

您为人刚直不阿，忠于民族，忠于炎黄大地，您用高超的医术为贫苦百姓看病，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责任感，密切注视“九·一八”事变后时局的严重变化。

我们正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同日本侵略者血战，不管付出多大牺牲，我们决不停止战斗，直到赶走侵略者！

深望博士珍重，代致夫人万福。祝您全家在新的一年里诸事如意。专此

大安

周治文于1936年岁末

徐亭轩闭上眼睛，有种神圣的力量撞击着他，他睁眼看尹剑，尹剑正俯身打开皮箱，从箱里取出一件紫貂皮袍。尹剑双手

捧递给徐亭轩，之后从皮箱的底夹层里取出两支德国大镜面手枪。尹剑对老先生说：

“目前形势非常险恶，敌特的危险且不说，地方上的土匪也可能趁机行抢作案，我们周政委考虑到先生身在小镇，名扬在外，个人安全需格外缜密防范，请留下以备不意。”

徐亭轩激动得双手直颤，泪珠滚落，轻拍着尹剑的肩头，无言出口，频频点头算作心表谢忱。老先生见尹剑要穿大氅，看样子要走，十分不安地说：

“新年前夜，壮士不能多坐几刻么？”

“天亮前要赶到雅尔根楚，不能耽搁了。”

“这么冷的天，你一个人走夜路……”

“只要走到龙头堡，那里就有同志接应，它前面的中和镇有两个很讨厌的炮楼子，我们在元旦时总要给日本鬼子送点礼物，让炮楼子开个花还是满让人心宽的。”尹剑咧嘴笑了。

徐亭轩叫来冯大千，嘱他好好把两支手枪保存好，冯大千走后，他取出纸笺笔砚，稍思片刻，挥笔成文：

周政委阁下钧鉴：

华函拜读，将铭刻心头；又多蒙信赖馈赠厚礼，实觉愧疚，又感荣幸。

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你们代表一代精英与日寇浴血决战，雪国耻，壮民威，你们和你们的丰功伟绩必将铭刻于青史，以志后人。

我虽步进老年，身体尚健，何时需我出力，挚请直言。

雪大风狂，万望护寒，食饮不定，卧榻无着，务请保重再三。我将永远同你们在一起。

我们必胜，日寇必败！敬祝

新年大吉！

徐亭轩 拜票1936年除夕

尹剑把徐亭轩给周治文政委的信藏好，便要告退了。

“这就走么？”老先生眼巴巴望着他。

尹剑点点头，微笑着说：“我们总有机会再见面的，如果明天我们胜利了，我明天就跟您学医，还请收留教诲。”尹剑的话使老先生悲喜相撞，心里说，哪有这个可能呢。老先生猛然觉得就这样让他空手回去，也实在说不过去，日后想起定会后悔的。自言自语起来：“带点什么走呢？”

尹剑笑了，说：“我除了走路，还要对付敌人，您说我还能带什么走？必要时，这大氅也得扔掉……”尹剑说到这，神色苍冷了。

“真的什么也不带？”

“带上了，先生的心意，这太重了……”

“那就请您一路小心！”

尹剑留下战士的微笑和苍冷的神色，走了。向风雪显示，他是不可征服的，他是一个燃烧着的整体，是什么也冷却不了他的！

徐亭轩的客厅里，留有化雪的脚步，还有半碗尚温的茶水……徐亭轩拿着紫貂皮袍，匆匆走向后院的二层小楼。他无权独自享受这种最珍贵的信任所形成的幸福……

离开小镇整整两年，尹剑和他的战友黄晟于1938年农历腊月重访小镇。年三十的小镇虽然仍有狂傲的风雪，但和往常截然不同了，大点儿的商店挂出了纱灯，不怕冷的孩子拎着灯笼满街串游，不时响几串鞭炮，放几束花焰，几乎从每家每户都飘出了与往日不同的气味，还有些笑声，大概妇道人家又聚在一块斗纸牌了，老爷儿们要干的事儿太多了，只是这种时候自由是没有条件的，谁做什么都有笑脸迎着，这个期间人们的情绪如何对他整个一年的生计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任何人似乎都变得温和了，甚至都有几分可爱的神情。

雪停风住了，小镇子立即热闹起来，借着灯光能看出人们是五光十色的了。街面拐角那儿白俄巴尔阔夫开的酒巴显得愈发热气腾腾，那里是小镇上一些非同庶民的人们的梦境。巴尔阔夫很能干很聪明，会讲好几国语言，曾是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时期彼得堡地方的税务官，当时他预感到布尔什维克必将胜利，把两个女儿先送到英国，尔后自己和妻子逃到列宁的党不曾注视的远东。当十月革命终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巴尔阔夫便告别俄罗斯大地在这个小镇上开创自己的事业——酒巴生意。日本人来了不久，镇上又有些保安团的兵痞，巴尔阔夫深知这些人经常要摆脱男子汉那种不能忍受的寂寞，于是他扩大了酒巴间，整修了内部，从哈尔滨那儿雇来五位俄国姑娘当舞女，他巴尔阔夫吹奏萨克斯管，妻子巴尔阔娃弹着音已不大准的破旧钢琴，这里便成为石鹤山镇的特殊世界。

现在那些临时换防的协和军的兵，久驻的日本人和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先生们，在除夕之夜实在觉得岗位上的冷清，便相互商定，换着班的到巴尔阔夫那儿和俄国姑娘亲亲嘴儿去，接着她们旋转，尽量把他们的胸脯子贴在姑娘的乳房上，为这个实惠，多花几个算得了什么？……

这个小镇除巴尔阔夫那儿有琴声，再就是徐亭轩小女儿徐曼冬能弹一手好钢琴。徐曼冬过了这个大年已满十七岁，她已从哈尔滨第一女高毕业。在哈尔滨开药房的曼冬的二哥士中二嫂苏颖都希望她能考哈尔滨音专，曼冬本人也是这样希望的。不过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徐亭轩曾希望曼冬成为钢琴家的心愿便从心底消失了，他觉得冷酷的现实里，怎样做一个有骨头的人，这比什么都重要。老先生劝说了曼冬，曼冬一向听从父母，便报考新京的师道大学，准备当一名教师，她已接到录取通知，明春开学时曼冬就要去新京了。

这会儿徐家一些人包完了饺子，家里其它活儿都由三姐曼春

和三姐夫朱磊包揽了，加之还有曼冬母亲张罗，前院由冯大千照料，前院和后院都没有曼冬的事儿，便回到楼上自己的西屋里弹起琴来。她弹的是肖邦的《玛祖卡》，听得出来，她已把自己整个情思都揉进了。曼冬的隔壁是父母的房间。徐亭轩半卧在躺椅上，手伸向壁炉，闭目凝神，欣赏小女动情的琴声，不由得满目含泪。心说，肖邦的音乐能帮助解除我们的苦难么？

突然，冯大千跑来禀告，前年冬天来的那位尹先生又来了，他还领了一位青年人。

徐亭轩立时惊喜，忙问：

“他们现在哪儿？”他边问边穿上那件紫貂皮袍准备下楼。

“在客厅里。”冯大千规规矩矩地回答。

等到徐亭轩匆匆走到客厅那儿，尹剑已在厅门迎候着了。两人四手叠握，互问安福。尹剑忙亲热地说：

“我来向先生介绍，这位是我的战友神枪手黄晟同志。”尹剑侧脸看看黄晟。黄晟忙去和徐亭轩握手，充满敬意地说：

“向您拜年，先生，您万事大吉。”

“看到你们真高兴啊，你们在这大年除夕来看我，我太荣幸了，我们这个大年就会过得喜气洋洋。来，到后院去。让我的一家的每个人都能认识你们，你们会帮助他们证明我过去说过的：中国是有希望的。来，请——”徐亭轩真有些急不可待了。

黄晟和尹剑相互看了看，还由尹剑说道：

“谢谢先生厚爱了，我们来——”

“先生，您有所不知，我们来是请您帮大忙的。”黄晟嘴快抢着说，但未说明。

“帮大忙？”徐亭轩象有某种预感，紧迫地问：“出事了？”

“是，我们的周政委负重伤了。”尹剑说时心里很沉重。

“谁？是周治文政委？受重伤？”徐亭轩一迭三问，不等回

答便在客厅里来回走动起来。他接着说：“必须马上抢救！必须！！”

尹剑和黄晟都点着头。

“距这有多远？”

“顺济沁河走不到二百里，在韩家地窝棚，要坐火车到扎兰屯然后走旱路也行，不过怕途中发生意外。”尹剑介绍说。

“你们是怎么来的？”徐亭轩焦急地问。

“坐爬犁来的。”

“爬犁？”

“是，由五只公鹿拉的。”

“那太好了，一夜怎么也能赶到了。”徐亭轩喊来冯大千，让他马上告诉曼春和朱磊准备外出二百里急诊。自己又亲到药房准备携带的药物和手术用具，又到后院和家人说明，嘱托玉惠好好照料家里，和孩子们把年过好……再回到客厅时，已见朱磊和曼春都准备停当。老先生象下达命令似的，“出发吧！”

五只公鹿迎风扬蹄，电掣般闪过雅鲁河向南急折，直奔蘑菇气，接着朝向西北，沿济沁河疾驰。

尹剑不时回头看徐亭轩，嘱咐他把皮大衣裹紧些。黄晟却随时准备亮出驳壳枪对付敌人，朱磊和曼春紧紧依偎。曼春穿一双长筒毡疙瘩好象被风寒浸透了，把脚伸到丈夫的大衣底下，朱磊穿的牛皮靴却发挥出防寒的优越性，他悄悄对曼春说：

“曼春，这靴真顶事，我的脚热乎乎的，直冒汗哩。”他靠紧了曼春。曼春看丈夫满脸冰霜的样子，笑着说：

“朱磊，瞧你那样子，倒象圣诞老人？”曼春说罢没憋住竟笑出声来。

“别说笑了！”徐亭轩制止着女儿。“注意怀里的水剂药！”

“您放心好了，只要我身上血管冻不裂，药水就没差儿。”

曼春安慰着父亲。

尹剑熟练地驾驭着，回过头和徐亭轩说：

“要是日子太平了，驾着鹿爬犁，走遍祖国有冰雪的地方，那一定很开心的。”

“那日子会来的，看到你们，我更深信不疑了。”徐亭轩说时，心潮澎湃了。他想，当祖国真的太平了，自己是否已在黄土里了，真需要那么久么？中国人的胜利真的那么渺茫？

在那个已远远抛在后面的小镇，在这条冰雪覆盖的济沁河上，哪家的年三十象徐亭轩一家过得这么富有，这么隆重，这么具有岁月的流逝所带不走的价值呢？

是的，徐亭轩第一次这样心满意足啊！

尽管眼前的山野色彩是极单调的，尽管村村屯屯闪烁出来的灯光丝毫不意味着有什么生气，也尽管人们还不知明天将走向哪里，将陷进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但面对深雪厚尺的原野，面对冰河绵绵伸向大兴安岭，徐亭轩的心却如春风拂弄，暖融融的……

三

周治文手术以后虽说还不能下地行走，由人扶着还是能靠着被垛坐上个把小时，和人说起话来还那样洪亮，象没受过伤似的，他对徐亭轩说：

“这大兴安岭的雪比长白山一带的雪还大，气候比那里也冷得多。”

“您在长白山那儿呆过？”徐亭轩有些神秘地问。那眼神显得那么深沉。

“日本鬼子能让我们在哪儿呆着？硬逼着我们转山头钻林子。可总得有来有往，我们也没让鬼子就那么舒服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按战争规律讲，他们每走一步就遇到抵抗，遭受仇杀，这是正常的。”周治文竟爽朗地笑了。

徐亭轩的神思向一个地理方位追去。

“长白山的东南西北我们是走得很熟了，什么老爷岭呀、三道湖呀、沙金沟呀，还到过那个大城市间岛呢。……”

“您去过间岛？”徐亭轩惊讶地看着他。

“也是给逼到那里的，受了重伤，也是大雪天气，深夜我闯进一家小医院……”

“给你治伤的是不是个大个子？三十多岁？他对病人总爱说请您配合我们，这样病很快就会好了？”徐亭轩的额角有汗珠了。

周治文感慨地说：

“就是他，他的妻子是朝鲜族人叫金淑玉。”

在地上正和朱磊夫妇小声说话的黄晟，这时笑呵呵地对周治文说：

“政委，您不全说，我可代劳了。”黄晟看着政委点点头，对徐亭轩说：“那位大夫就是您的大儿子徐士华，1936年冬政委派尹剑同志为您祝寿，那还有士华同志的一份心意呢。您想，如果我们政委不认识您的儿子，我们怎能了解老先生的热血心肠呢。”

“是大哥？”曼春先是看看黄晟，又回头看看丈夫，笑了，对徐亭轩说：“爸爸，将来让大哥大嫂回来吧，要大哥在，这次就用不着您了，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做儿女的，也挂份心呢。”

“士华同志怕不能回石鹤山镇的，他已经是抗联的战士，他的行动是由组织安排的，这点还请老先生和您的家人谅解……”

“周政委，您别这样说，自古男儿志在四方，我不能拴着他的。我想得开，我为他能成为抗联战士，骄傲。曼春，朱磊，你们是不是也感到大哥给了你们光彩？”

“是的，爸爸。”朱磊气宇凝重。

“不知我该问不该问，士华没当您说什么吗？”徐亭轩有些不安。

“士华同志说，我父亲常想起年轻时候没跟孙中山走——”周治文有意没把话说完。

“那本来是水道渠成的事，竟懦弱得怕听革命两个字。实不相瞒，邹容的牺牲吓破了我的胆，携儿带女跑到关东来，是想保住命，怕掉脑袋！什么时候想起我都无地自容。”徐亭轩连声叹气。屋内的气氛骤然肃穆了。

“老先生可别这样苛责自己了。”周治文关切地说：“一时的徬徨，一时的看不准要走的路，这是谁都难免的。更何况老先生早就默默地为民族工作，而你的儿女，就我们所知道的，士华淑玉不必说了，在哈尔滨的士中苏颖，在太行的曼怡孟昌，都直接参加抗日战斗，您对自己的人民是有贡献的。”

徐亭轩听到周治文政委的一些话，心里自然是高兴，可又有些不好过，儿女是儿女，而自己呢？他觉得象周政委这样的人物称赞自己，自己就必须向他讲明自己曾有过的耻辱，他无论如何不能掩盖那个历史的阴影了……

他十五岁从山东到北京，十七岁上了北京大学堂，那年的初秋，他亲眼看到改良派政治家谭嗣同被西太后问斩于菜市口。徐亭轩深感西太后统治的清朝，黑暗腐朽，以国人为奴，迎外人为主，华夏大地凄风苦雨，一日不堪一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切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他随友人东渡日本学医，想尽微力以解民生一点肌肤之痛，自知别无能了。

在日本，他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并结识了民主革命活动家邹容。邹容的《天演的公例》、《世界之公理》以及邹容所主张的在中国建立中华共和国等等，徐亭轩无不口心同赞，特别在邹容因《苏报》事件被捕，后死于狱中，对老先生触动极大，悲痛之余尚觉曙光已在国土一方冉冉升腾，有如此为民而忧者，赴汤蹈火之士，中国大地终将会从沉压中翻转过来，从窒息中喊出一个希望。

邹容牺牲不久，清政府越来越镇压“异端”或革命党活动。友人告知他要躲避躲避，他方携妻子刘玉惠和幼儿士华、士中，穿过华北平原，跨过白山黑水落脚到石鹤山小镇……

从那年冬天尹剑受命前去小镇为老先生祝寿，他前思后想，突觉今是而昨非，该为那些擎起民族大旗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者做些事情了。这期间从士华的来信和淑玉带二子回到小镇探望时所讲的话，以及突然决定把士华他们两个儿子徐韬、徐玕留在小镇……徐亭轩隐隐觉得士华他们可能要做很危险的事，但他了解自己的儿子决不会为非作歹，看士华那样子，他心里也明白个八九。他琢磨着，得做点实事儿，别让儿子笑话。他开始攒钱了，这举动只和老伴叨唠过。

“周政委，不怕您笑话，我年轻时代没跟上历史的洪流，真是千古大恨啊！尽管我相信来日之可追，可是我毕竟老了……”

“我可不觉得您老啊，我相信您还能做很多事，有些事还是别人无法也无力做到的。”周治文温和地劝解着说。

他们一直呆到正月初十。他们亲眼看到抗联战士的旺盛斗志和极艰苦的物质生活。战士连双较好的靴靸都没有，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好小伙子。有情况就得连明带夜地和敌人打，消停了也难有个热炕头呼噜一觉。动物油灯下，战士们梳着乌拉草，数子弹，压子弹，缝缝补补，根本没有脱过衣服，靠哪儿打盹儿，躺哪儿迷糊一会儿……大正月的，吃什么？孢子肉馅的饺子，还吃过野鸡，半鸡子，野兔，獾子……周治文告诉徐亭轩，这个年真算过的不错，扎兰屯的地下交通给弄来了几百斤精米……

“我们要走了，还有什么请尽管说，如果还需要我们留几天，没关系，我们留下。”徐亭轩和周治文说，态度是诚恳的。

“我想请老先生考虑，能不能在适当时候为我们派一个人来，帮助我们的战士能学会简易包扎，裹伤，止血，皮下注射，如果有可能的话，为我们买些药品。不用说别的了，这寒冬腊